

出走十年,“辞职看世界”女老师顾少强回溯人生轨迹

“我必须每阶段找一件喜欢的事去折腾”

澄清网络传言:客栈在开,没离婚,也没负债60万

十年前,一句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让郑州中学教师顾少强成为全网关注的“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”。

十年后,顾少强接受记者专访,完整回溯这段“出走人生”的轨迹:从教师、民宿主理人到心理咨询师,她以不断跃动的生命轨迹证明自由的存在。“走出去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井底之蛙,但背着一口井,也要去看看世界。”

十年间,顾少强辗转多地,在敦煌、乌镇、重庆等地留下足迹,她曾住青旅、吃路边摊,用一万元启动资金开启旅途;也曾拒绝商业资助与流量裹挟,坚持“清醒地轴”;同样放弃年薪可观的旅游博主邀约,只因质疑对方“蹭热点”的态度。如今以青少年心理咨询师身份投身线上直播,她用专业帮助更多家庭,坦言“中年妇女全情工作,反而更自由”。

面对外界对其“创业失败”“负债离婚”等传言,顾少强坦然回应:“客栈还在开,婚没离,活得挺好”,并直言“网络拼凑的顾少强,与我无关”。

“人生仿佛是随时可以跳转的频道”

记者:从辞职信到现在整整过去了十年,是什么吸引或指引你不断出发?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符合你最初的期待?

顾少强:吸引我不断出发的,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未知与不确定性。

在古镇开客栈时,有一整天都没有订单,傍晚的时候突发奇想:都江堰距离这儿就40分钟车程,我要去看电影!我们古镇当时是没有电影院的,这个念头一出来,我就决定立马关门去。结果一整天没有订单,出门路上碰见要住店的客人,我说“今儿不营业”后就直接跑到了都江堰,看完电影后又去肯德基吃了一顿。

其实那天看的什么电影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,那个地方好像也没有说有多精彩,但就是觉得很爽。人生仿佛是随时可以跳转的频道,未必说一定玩得很开心,收获很大才算有意义,去过一种新的不确定的生活,路上的这种心情、忽然而来的这个兴致,已经让人觉得足够快乐了。

我生活的每个当下几乎都是这样,处在符合我期待的生活状态。如果有哪一个当下我不舒服的话,我一定会立刻作调整。

记者:从自身来说,出去看世界的行为对你的心理咨询工作有帮助吗?会不会因为看过更大的世界,而不断扩宽自己的包容性?

顾少强:一定会有!我常跟朋友开玩笑,说自己得的是家族遗传的“不折腾就会死”病,连我8岁的女儿都是这样。

30多岁那会儿,我突然发现自己和别人活得不一样。当年一起入职的同事,几年后都开始研究菜谱、下班回家做饭,我就老琢磨“今天下班干点儿啥好?”非得每个阶段找到一件喜欢的事去折腾。

那时我的嗓子特别好,去了酒吧驻唱3个月,唱王菲的歌能像八成,还在教师卡拉OK赛拿过第一。有一年实在找不到事情可做,我的精神世界几近崩塌,于是开始资助希望工程,当时我一个月工资3000元,一下子拿出来几万块力所不能及,但至少可以每个月拿出1000元,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,这是我当时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。



顾少强近照 受访者提供

“辞职不是我生命中最牛的事”

记者:你的辞职是“不得不辞职”吗?性格中的好奇心已经超过了你对稳定生活的需求?

顾少强:我觉得是我对生活的满足感驱使我必须出去了,但它不是一种不得不。那一刻我觉得叫顺其自然。

记者:十年前辞职信引发全网共鸣时,你是否预料到这会成一场持续的社会讨论?

顾少强: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火。很多人说,这是一场精心谋划

的新闻事件吗?我说不是,可能你精心谋划也未必能达到这种程度。

在我的生命当中,比这牛的事多了,辞职这件事都排不到前五,甚至排不到前十。我的家人以及熟悉我的人都觉得,这事大家有什么可惊讶的?事实上我惊讶于你们的惊讶,后来我要出去,去机场身份证一拿出来当场就被各大媒体抓住,因为这个名字很独特,那时候距离辞职信已经过去3个月了,他们还在找我,到现在十年了,还在找。

“我有时间、我有钱,我就往前走”

记者:辞职后你的经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

顾少强:真正出走那一刻,我在内心给自己说的一句话是:我有时间、我有钱,我就往前走。

我辞职时身上只有1.1万块钱,注定走不长,可能几个月就花光了。即使我住8人间的青年旅舍,一个床位一天也要35块钱,我笃定自己钱花光了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,力所能及干点儿什么,挣一点儿钱,等我有了钱,再继续再往下站走。

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资助,包括那时候找我代言的,让我当旅游博主的,其实旅游博主这个职业我是真动心了,因为我当老师的时候给他们发过E-mail,投过简历,但没有收到回复。他们没有搭理我,但我一辞职他们就来找我了。

我睡了一觉,第二天早上起来清醒了,我不干了。他说:“为什么?这个年薪很可观,又能吃喝玩乐,就是你喜欢的生活。”

我回答说:“你是在蹭这个新闻的热点,我不干,你也别蹭。”

“客栈在开,婚也没离,更没有负债60万”

记者:网络上关于你“创业失败、负债60万、离婚”等传言,你是否愿意作出回应?

顾少强:我在网上基本从来没有自证过。网络还说我的女儿是2015年12月9日出生的,实际上我的女儿是2016年12月9日出生的,日期没错,但是往前提前了一年,然后就有人在网上说:“哦,我知道了,她2015年才辞的职,原来是在云南一夜情,奉子成婚,没办法了必须得辞职,远离家乡,到一个地方去开客栈。”

我朋友看到之后特别生气,说:“顾少强,你去起诉他!这是毁你清誉。”我说,我哪一年生孩子和他有什么关系?我孩子又不上他户口本,我为什么要站出来自证清白,给自己立一个清白牌坊吗?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我不在乎。

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直播间说我的客栈倒闭了,亏损了,这事我咋不知道呢?还有人说我在直播间晒自己的余额只有3.2块钱,并且在评论中说:“我们一起齐心协力为顾老师募捐,帮顾老师渡过难关。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只能说,客栈还没关,还在开,想住的可以去。婚也没离,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,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?大家别操心了。

更没有负债60万,目前还行,活得还挺好的。

“我不想成为网红,我是被网红的”

记者:从教师、民宿主理人到心理咨询师,身份多次转换的背后是否有共同的内核?能否谈谈你目前的工作?

顾少强:我现在从事的还是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职业——青少年心理咨询师,只是形式上有变化,从传统一个星期一次的线下个案咨询,转移到了现在的线上直播间。

我所在的公司叫迈穗魔方,就是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走到了一起,大家共同坚定地专注于青少年的心理教育,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流派中各有所长,不同的技术和方法在交流中产生碰撞,一群人往前走,会走得很快,也会走得很稳。

记者:你的故事被写入教材、成为社会议题,这种公共性是否让你感到责任?你希望以什么身份被记住?

顾少强:没有。我始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,也不希望被记住,我不想成为网红,我是被网红的。

记者:如今的生活重心是什么?你个人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吗?未来还有哪些规划或者期待?

顾少强:工作是我目前的一个生活重心,我准备研究如何把直播技巧做得更好,争取用更短的时间把更复杂的心理学,以及家庭教育知识讲给普罗大众听,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去做;第二个就是个案的咨询,我希望每一个个案咨询都能够有结果、有效果,都能够帮助到这个家庭;第三个我希望我的孩子,在我需要陪伴的时候,孩子的成长一定不能缺席;还有目前母亲年龄大了,需要我的照顾和陪伴。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自己,我喜欢做的事情、我的业余生活、我的朋友和圈子,我会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到这些事情当中去。

特别伟大的规划或者长期的规划没有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人,我这一辈子极尽绚烂,也就如此了,但是觉得自己到七八十岁时,依然会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,我可能比现在还要精致,会活得很开心。

记者 宋莹玉